

陶渊明的孩子们

杨焄

陶渊明写过一首饶有趣味的《贻子》诗，历数膝下几个孩子的种种不肖，“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看来平日里个个都好吃懒做而无心向学。对他们的游手好闲，日渐衰颓的陶渊明也有些束手无策，只能徒呼奈何，“天运苟如此，且尽杯中物”，失落懊恼之余只能借酒浇愁，聊以自宽。诗中所述究竟是切身体验的如实写照，还是故甚其词的戏谑调侃，让后人颇费猜疑。杜甫就觉得确有其事，还直言不讳地指摘道，“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遣兴五首》其三）。在他看来，貌似超然通达、毫无挂碍的诗人终究未能免俗，因为孩子们的顽劣愚笨而辗转难安，以至忧形于色。黄庭坚对此却不以为然，认为“观渊明之诗，想见其人岂弟慈祥，戏谑可观也”（《书渊明《贻子》诗后》），强调这并非板起脸来训诫斥责，只是虚张声势的玩笑而已，由此反倒透露出诗人的慈爱可亲和童心未泯。后人经过比勘斟酌，大抵多以黄说为是，张廷玉称许“山谷此言得乎情理之正”（《澄怀园语》卷四），胡适视此为“诙谐的诗”（《白话文学史》第八章《唐以前三百年中的文学趋势》），都是非常典型的例证。不过，杜诗中特意标举的“何其挂怀抱”仍然值得特别留意，甚至不妨藉此寻绎陶渊明在出处取舍之际的矛盾心理。

陶渊明的笔下经常会闪现孩子们的身影，先见其爱子心切并溢于言表。长子呱呱落地时，他就按捺不住兴奋提笔赋诗，一方面追溯悠久辉煌的家族历史，另一方面则对这新生儿的未来满怀希冀，“既见其生，欢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无假”，毫不掩饰急切渴盼的心情；到最后还不忘自嘲几句，“夙兴夜寐，愿尔斯才。尔之不才，亦已焉哉”（《命子》），虽然朝思暮想都盼着孩子将来能够出人头地，但日后若不幸事与愿违，也只能听天由命了。等到几个孩子陆续降生，“幼稚盈室，瓶无储粟”，在带来诸多欢乐的同时，也给日常生活造成极大负担，他不得不奔赴百里之外的彭泽去任职谋生；而在忍受了一番“违己交病”“心为形役”的屈辱折磨之后，又毅然决定

“自免去职”，令他念兹在兹的依然是“稚子候门”“携幼入室”（《归去来兮辞》）的温馨场景。他时常迫不及待地向友人炫耀田园生活的安逸快乐，“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和郭主簿二首》其一），“好味止园葵，大欢止稚子”（《止酒》），看着牙牙学语的孩子围在身边嬉戏玩闹，顿时让人万虑尽消，这种发自内心的闲适欢畅又岂是案牍劳形的仕宦生涯所能提供的。他还苦口婆心地规劝朋友，人生苦短，稍纵即逝，“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命室携童弱，良日登远游”（《酬刘柴桑》），不惜现身说法，展示携子出游的逸乐足以遣闷销愁。对陶渊明而言，孩子们确实是时时刻刻牵挂心头，绝难割舍忘怀的。

在历经数度进退仕隐的摇摆以后，陶渊明最终做出了辞官归隐的抉择。后人往往据此着力表彰他的特立独行和高蹈出世，却每每忽略由此导致的一系列严重后果，不仅需要他本人去承担和化解，其实更需要整个家庭的认同和付出。尤其是那五个孩子，此时都尚未成年，就要共同承担起原本完全可以调除的重负。为了谋取食物以供家人果腹，陶渊明有时甚至亲颜向邻人乞讨，“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乞食》），总算鼓起勇气敲开了门，却又一时语塞，不知该如何开口，真是潦倒窘迫至极。王维对此有过极为严厉的批评，认为渊明在彭泽上任上如果能与世浮沉，稍稍委屈一下自己，就足以“安食公田数顷”，何至沦落于斯，“一慚之不忍，而终身惭乎？”（《与魏居士书》）所言自属人之常情，并非求全责备。陶渊明还有一组《咏贫士七首》，细致描摹前代贫士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日常生活，其中如“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倾壶绝余沥，窺灶不见烟”、“弊襟不掩肘，藜藿常乏斟”、“岂冀有常温，采萁充朝餐”云云，想必都融入了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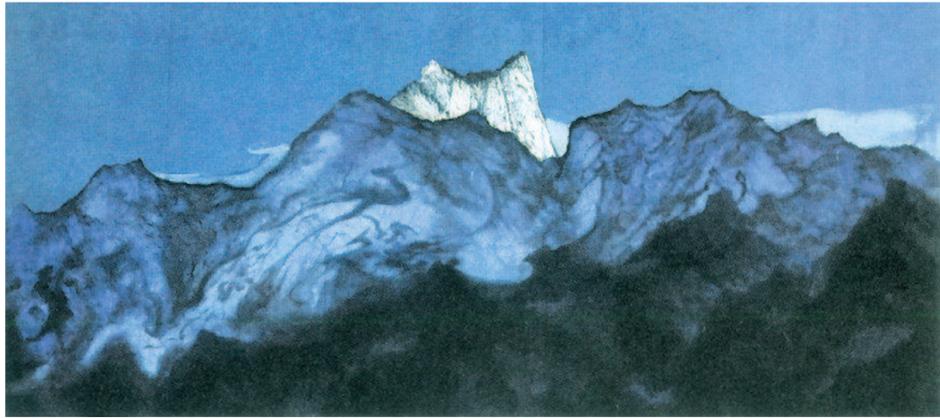
不堪回首的惨痛体验；最后一首又进而感喟，“一朝辞吏归，清贫略难俦。年饥感仁妻，泣涕向我流。丈夫虽有志，固为儿女忧”，看着绝望无助的妻子，心意已决的丈夫或许还可以勉强隐忍自持，可是一旦面对饥寒交迫的孩子们，无能为力父亲就不能不为此深感茫然焦虑。这种不足为外人言说的隐痛，毋庸教言更有夫子自道的深长意味。

在晚年写给孩子们的《与子俨等疏》中，陶渊明的歉疚愧悔表达得更为直接明瞭。他坦言自己“少而穷苦，每以家贫，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息患。僂俛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狷介执拗的性格既让自己无法因应世俗而委曲求全，也让懵懂无辜的孩子平白遭受株连累罪。为人父母者总想竭尽所能为下一代提供最好的生活，一直深爱着孩子的陶渊明毫无疑问更不会例外。所以当回想起孩子们在童年时所经历的诸多艰辛时，就不由自主地深切自责，“汝辈稚小家贫，每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这种锥心刺骨的酸楚显然已经郁积许久，直到此刻方能一吐为快，尽管孩子们对此或许早已记忆淡漠，并无任何怨言。他在信里还特意提到东汉隐士王霸（字孺仲）夫妇的轶事，“余尝感孺仲贤妻之言，败絮自拥，何惭儿子”，小心翼翼地为自己当年所作的抉择辨白申说。据《后汉书·列女传·王霸妻》记载，王霸早年与令狐子伯相交为友，其后子伯出任楚相，命其子奉书于霸，“车马服从，雍容如也”。正在田间耕作的孺子闻讯后赶回家中拜见客人，居然自惭形秽而不敢仰视对方。王霸为此深觉愧疚，卧床不起，慨叹故人之子“容服甚光，举措有适。而我儿曹蓬发历齿，未知礼则，见客而不惭色。父子恩深，不觉自失耳”。自家孩子非但形貌丑恶，而且不通礼数，作为父亲显然难辞其咎。幸亏霸妻在旁劝解宽慰，勉励丈夫

“奈何忘宿志而惭儿女乎”，才令他转忧为乐。想来“抱兹苦心，良独内愧”的陶渊明正欲藉此稍稍纾解难以直言的隐衷，以便获取孩子们的体谅理解，顺势也可以求得一己之心安。

从他时隔多年依旧耿耿于怀并备受煎熬来看，陶渊明当初做出退隐闲居的决定，虽然并不是罔计后果的一时冲动，恐怕也不能算是义无反顾的彻底决绝。他本人回归田园确实心甘情愿，与其说是迫于政治环境的被动选择，毋宁说是依循自由天性的本真展现。然而身逢晋宋异代递嬗，正是世相波谲云诡、人事浮沉升降的敏感时期，孩子们的生计和前途定让他举棋不定，久久处于犹豫彷徨之中。究竟是希望他们可以衣食无忧，甚或位至公卿，却难免因此变得唯唯诺诺，乃至蝇营狗苟而降志辱身，还是祈盼他们能够安贫乐道，即使庸常平凡，也能够心怀坦荡而毫无愧怍，保持纯朴的天性不受沾染？在反复权衡利弊得失之后，他终于艰难而郑重地替孩子们选择了后者。尽管他们从此就必须付出自食其力的沉重代价，而他自己也将终生笼罩在挥之不去的负疚阴影里，可是一想起那个让自己始则踌躇满志终至视若畏途的浑浊官场，他还是绝不愿意他们深陷其中而重蹈覆辙。可见在陶渊明的心目中，不受扭曲摧折而得以尽情舒张的人性才是最可宝贵、最值珍视的。

这五个成天嬉闹而胸无大志的孩子最终只在父亲的诗文里留下了天真活泼的生动剪影，后世史籍对他们长大成人后的经历没有任何记载可供追寻。就此而言，《贻子》诗虽然确有幽默调笑的意味，但其中娓娓讲述的那些片段，大概也反映了部分真实情况。当然，有时候能够混然众人，平安宁静地度过一生，未始不是世间最大的幸运。而一位时或开怀大笑、时或忧愁低徊的父亲，也远比一位忘却情累、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隐士，更能深深地触动读者的共鸣。



月移壁（国画）王珊



一般人都说“老爸老妈”，我的题目次序必须倒过来，因为爬泰山是老妈的心愿，老爸只是陪同的伴游。

老妈陈妙璇，“芳龄”七十六。老爸曾国富，“年方”八十一。二老都喜欢爬山，足迹踏遍台湾的大山小丘。然而年岁渐长，关节退化，爬山之事只能谨慎为之。

2018年下半年，老妈跟我提起了泰山，我以为她只是随口说说，便拍拍胸脯说以后带她去，她高兴得像个要第一次去迪士尼的小女生。我那时想，先逗她开心，不久她就忘掉了，出张嘴的彩衣娱亲嘛。谁知道她居然一直放在心上，有机会就问我什么时候去。

这下子骑虎难下了。倒不是我不愿意——讨老妈欢心都来不及呢，怎么会不愿意？是因她的膝盖不太好，有阵子连爬楼梯都不太方便了，怎么爬是五岳独尊的泰山？

我爬过泰山，知道登顶不易。2007年9月，我年轻力壮，一个人铆足了劲，足足花了三个小时，才从山下的红门登山口爬上了主峰玉皇顶。我跟老妈分享了经验，描述了登顶的难度，强调最后一段的“十八盘”非常陡峭，而且还没地方休息，希望她再考虑考虑。我说，如果坚持要去，要不坐缆车也行。

老妈问我泰山有多高，我说一千五百多米吧。她笑笑，说海拔近四千米的山她都登顶了，泰山的高度还不到一半，没问题！

我再怎么解释，她都不为所动，反而见招拆招。冬去春来，她要去爬泰山的念头不仅没有被我打消、动摇，反而变得越来越坚定，越来越期待。我只好正面思考，顺势而为，趁着东吴大学没课，带着父母离合登岱，作为2019年母亲节的献礼。

我们走的是传统的登山御道，碰到的第一个古迹是一天门，是所谓天梯的开始，穿过这个明清的石牌坊不久，就到了孔子登临处，相传是孔子

“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起点。从这里起，我们走的路，据说就是2500年前孔子的登山道，也是古代帝王登岱封禅的必经之路。

我因为以前爬过泰山，所以一有机会便跟老妈介绍各处风景，不断提醒他们不要只顾着爬山，要放慢脚步驻足欣赏，看到喜欢的景色也要拍照留影，渴了累了更要喝水休息。

一开始坡度平缓，万仙楼、斗母宫、经石峪一路往下，走走停停，欣赏碑刻铭文，呼吸新鲜空气。沿路的山友看到我身边的两位长辈，总有人好奇询问他们的年纪，听到一个76岁、一个81岁，连番竖起大拇指称赞。老妈顶着一头齐刷刷的白发，以灿烂的笑容回应。老爸放得开，不只被动回答，还加码聊天。山友听到我们的口音不同，知道我们来自台北，更是让彼此的互动升温。

登山步道的古迹甚多，渐渐地我们只是抬头望一眼，看看不过来了。某些路段变得比较陡峭，爸妈开始有点吃力，只注意把脚底下的每一步路走稳。我问老妈：怎么样？还可以吗？没问题吧？刚过经石峪，地图显示才走了四分之一哦！

没问题！老妈笑笑，中气十足地回答我说，要是真有问题，我们休息休息，再撑一下，走到中天门就有缆车可坐了。没问题！爸妈俩同时给了我响亮的答案。二老也先后顿了顿手中的登山杖，说有这东西省力多了。

壶天阁，观音殿，回马岭，泰山

的登山路似乎难走了起来，我们休息的次数随之增加。走的时候，我们超越了才认识的山友，休息的时候，又被他们超越了，在超越和被超越之间，老爸不改其开朗的本性，不断地主动问候，给他们打气送暖。

在这一段略显艰辛的路途上，我们又看到了一位佝偻老媪，有人搀扶却又步伐轻快。老爸上前一问，得知她86岁，不觉惊愕，自叹不如。她来自山西，由两个中年的儿子陪同，后来下午在岱顶重逢时方知，他们到了中天门就改坐缆车了。这虽是后话，但老太太的体力与毅力，着实令人敬佩。

登山路上偶见老人，老爸总会好奇问康，有些看起来明显年轻，实际岁数居然都比他年轻许多。印象深刻的一位，带着收音机播着粗犷的秦腔，幽静的山间弥漫强着嘶吼的乐音。这位牙少耳背的耄耋老翁脸上皱纹密布，深如沟壑，沧桑之表一览无遗。他以拇、食、中指比出“七”，再奋力地说出“七十”，对我们笑笑，留下一脸错愕的我们。

迢迢登岱路，皎皎中天门。走走停停三个多小时，终于到了中天门。从红门登岱，这里标志的是路途的中点。跨过不甚起眼的石牌坊，顿觉开阔明亮。经典的十八盘在远处依稀可辨，盘顶的南天门宛如红宝石，在山凹顶处向我们眨眼。我提醒爸妈，行百里者半九十，从这里起的后一半，才是真正挑战的开始。

正值午餐时刻，也到了可以充分

喘息之地，我们在一家饭馆坐了下来，填饱肚子要紧。我帮老爸点了一份山东特色的煎饼卷大葱，他吃得亦乐乎，意犹未尽。老妈不喜欢大葱的味道，于是我给她买了个她喜欢的烤地瓜。我从山下的早餐店带了一份油饼，也跟爸妈一起，配着瓶装水将就一顿。

吃饱喝足，我问爸妈，还有一半的路，接下来的难度会更高，行吗？不行的话，中天门索道就在旁边。否则错过了这个机会，万一下面状况就麻烦了。他们俩都不是自夸的人，考虑了一下，说膝盖还好，体力也没问题，上路吧！

接下来的一段路出奇地平缓，饭后散步，斩云剑、天上人间、云步桥、五大夫松，给了我们缓冲机会。一切似乎都顺心如意，情况却出现了转折。山岚开始聚集，天色逐渐阴沉，远处几声雷鸣之后，居然下起雨来。雨势虽然不大，我们也有基本的防雨装备，不过为了安全起见，也为了避免感冒，还是决定先避一避，等雨停了再走。

这段山路没什么遮蔽，有的只是岩壁上稀疏的松树，和偶尔内凹的山体。二老走走，总有人向我们挥手，那个位置招呼我们一起躲雨，情真意切。还好，这场雨没下大，也没下久，约莫一刻钟之后，我们又上路了。

前半段会过面的山友，在这后半段一个都没见着。

总算过了十八盘，这是泰山最难爬的一段，梯级密、坡度陡，抬头仰望，就像一条红头银身的石龙，头顶

我们作为人类，如何理解他者，如何与这颗星球上的其他存在共处，如何面对来自异世界的全然不同的存在，这是科幻的经典主题，也是接下来我想继续探索的方向。

王侃瑜

散文化的科幻

我是一名科幻迷出身的作者。从读大学起，我便活跃于科幻社团，创建区域性科幻组织，筹办本土科幻活动，参加海内外科幻大会并与科幻迷密切交流。就读于复旦大学创意写作专业之后，我才真正开始创作。“散文写作实践”和“小说写作实践”两门课上，我都没写与科幻相关的内容，直到毕业论文开题，我才鼓起勇气跟导师们说：我要写一篇科幻，能够获得中文系老师们认可的科幻。

写的时候没想太多，毕竟交稿的时间摆在那里，毕业答辩的时间摆在那里，确定了主题和大纲之后也没什么可犹豫的，每天一千字，稳步往前走，完成后征集一轮意见再改一遍，一遍又一遍。我将重点放在科幻背景下的人性情感之上，毫无技法可言，只是笨拙地、诚挚地，一字一句完成人生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我很幸运，处女作《云雾》获得老师们的支持与肯定，继而连载发表又得奖，第二篇小说《重返弥安》又在征文比赛中荣获优胜，出道之路可谓顺利。

接下来却没那么容易。我曾经以为，好的科幻小说应做到科学逻辑的自洽，而能获得文学界认可的科幻小说应做到科学逻辑和情感逻辑的双重自洽，这条评判标准并不适用于所有科幻，却被我用过来要求自己，可条条框框非但无助于创作，反而成了束手束脚的枷锁。那段时间，我还开始给杂志写稿，限制就更多了，字数、主题、编辑审美……在此过程中，我发现科幻类杂志编辑和文学类杂志编辑给的建议截然不同，两边的读者对于同一篇作品也褒贬不一，我处于科幻与纯文学的夹缝之中，不知如何是好，犹豫中磕磕绊绊写出来的作品也不尽如人意，一度陷入创作瓶颈。

在与文学类杂志编辑的交流中，我得到的一项反馈是许多科幻作品（包括我自己的一些早期作品）中，人物好像在演舞台剧，行为仿佛被预设好一般，只是把剧情“演”出来，没有自己的灵魂。而在与科幻类杂志编辑的交流中，我听到的意见却是作品中有太多描写，剧情推进缓慢，科幻点子不够新颖。对于许多口味传统的科幻读者来说，更想看的是能给人带来震撼的科幻创意，追求的是揭示宇宙真相的惊喜感和流畅爽快的剧情，科幻点子才能给他们带来最大的阅读快感。而对于不少纯文学读者来说，在意的却是人物心理的刻画，场景氛围的烘托，文字的精准与美感，他们更愿意耐心观看人物在困境处境无所作为，等待命运的突围或寂灭。尽管有不少优秀科幻作品能够做到两者兼顾，很多作者还是容易顾此失彼，而作为本来就不那么成熟的作者，企图两手抓的结果是两头皆空。两种审美倾向没有什么高低之分，但若想发表则需要优先考虑目标受众的审美喜好，就连刘慈欣在创作时都坚持“外圆内方”的原则，内核是作者不变的创作理念，外圆是面对读者的表现形式得根据其欣赏取向随时变化，但要考虑的太多反而不知该如何下笔。

在小说创作最痛苦最迷茫的阶段，上的南天门垂悬而下，蜿蜒披挂在苍山之中。路途辛苦，爸妈爬了数十阶就要暂停休息，席地而坐，喝水擦汗。经过的山友一样关注二老，知道他们的年纪，了解到他们从山脚下一路拾级而上，纷纷报以发自肺腑的赞叹。

盘顶的南天门就在眼前，约莫有百阶之遥，爸妈做了最后一次休息。要帮他们和南天门合影时，乌云竟意外散去，天空逐渐转亮。老爸要我等一下，从背包里拿出小本子，说要跟老妈合唱《感恩的心》，歌声响起，路人驻足：“感恩的心，感谢有你，伴我一生……”唱到副歌，老爸突然哽咽拭泪，围观的山友纷纷鼓掌鼓励。

进了中国红的南天门，拱进了宽阔平坦的天街，迎面而来的居然是满山遍野的海棠，美得让我们猝不及防。我们在盛开的海棠间流连，在变幻的山岚里穿梭，不觉到了山巅的玉皇顶，标高1545米，登岱成功！

“五岳独尊”的摩崖石刻在玉皇顶附近，人民币5元纸币的背面用的就是这个图案。我拿出准备好的两张全新的5元纸钞，让二老人手一张，背面朝外，相机咔嚓一声，一起把她们写进了永恒。

岱顶云雾缭绕，爸妈无法亲眼“登泰山而小天下”的传世景致，不无遗憾。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此处仙气十足，倒让我们有了“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的幻觉。收之桑榆，又失之东隅。我们寄望下山的缆车，却因天气因素停运，只好徒步。

天色渐暗，亲子三人原路折返，彼此扶持，在陡峭的十八盘下行，步步为营，生怕轻则伤了膝盖，重则滑落石梯。老天保佑，顺利平安。到中天门再搭车下山，回到酒店已是晚上九点。

隔天一早，我们到岱庙参观，有一棵唐朝的古槐树名为“唐槐抱子”，千年的古槐环抱着数十年的新槐。老妈看到，把我抱得紧紧的，她的笑容，比朝阳还要灿烂。

有相熟的编辑老师让我写写散文，我欣然答应。早些时候，我写过一系列海外科幻圈漫游记，获得了一些肯定，顺着这条路下去，我后来创作的散文也更加聚焦于海外旅行的经历。如果说科幻小说创作是要建构出一个与现实略有不同的世界，作者将自我隐藏在小说人物的背后，散文创作则是从真实的生活经验中选取合适的素材，将作者的自我袒露于读者面前。对于散文来说，情感体验至关重要，而且作不得假——散文创作的过程也是梳理自身的过程，在芜杂的生活中捋出情感的线头，织出一篇篇作品，让我对于文学作品中的情感真实性和真实性逐渐有了更深的体会。

相较其他一些同龄的散文作者，我的散文更注重事件和行动，而非情绪和细节，与小说的界限本就更模糊。于是，我反过来想，为何不将散文写作手法应用于科幻小说创作呢？一次前往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旅行和一篇美食情感类小说的约稿，促成了我第一篇散文化的科幻小说——《海鲜饭店》。

《海鲜饭店》的初稿成稿很快，与我以往的小说也有很大不同，我首次使用第一人称叙事，将一部分的自我投射到小说主角美食作家身上，以真实的旅行经历为基本构建一座介于现实和虚构之间的小镇，美食作家游历的脚步和对童年的回忆成为小说的主要线索，行文风格与我以往的科幻作品有很大不同，更接近于我的散文。这不是一篇典型的科幻小说，我甚至不确定它是否能够被归类为科幻。尽管仍有可以进一步打磨、完善的空间，我仍对它十分偏爱，并用它作为我第二本小小说的书名，以此纪念我的创作转型。

《海鲜饭店》以后，我又相继创作了《他去往何方》《回到冷湖》《链幕》《失乐园》等作品，或为期刊专号邀约而写，或为征文比赛而写，长短不一，有几天时间一蹴而就的，也有反复推敲，修改数月乃至数年的。这一时期，我刻意回避情节上的起伏和冲突，想找到一种波澜不惊的叙事风格，牺牲了一部分更容易吸引读者的刺激与精彩，转而寻求行文的冷静和隐忍，以此营造一种高潮的真实，尝试更多挖掘人物的内在，改变人物表演舞台剧一般的观感。我感兴趣的议题是人与人之间如何彼此理解，或者永远无法互相理解，隔阂如何产生，又是否有可能真正消除。这不是一条讨巧的路，可能使我失去一批读者，但我却不后悔做出这种尝试。再往深里想往大里想，是我们作为人类，如何理解他者，如何与这颗星球上的其他存在共处，如何面对来自异世界的全然不同的存在，这是科幻的经典主题，也是接下来我想继续探索的方向。

十分荣幸，《海鲜饭店》这本集子的创作受到了上海文化发展基金的支持，也有幸同其他几位优秀的作家一起入选杨庆祥老师主编、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青科幻”丛书第二辑。书中还放入了一些个人较为喜欢的旧作：《礼物》是过渡时期受邀创作的超短篇，我已将它翻译成英文发表；《消防员》和《抢红包》的篇幅也都不长，均为科幻构思加上片段场景的小品文；《月见潮》和《云雾》则是我的早期代表性作品；我的上一本书是《云雾2.2》，这本书收录的《云雾4.2》是一个从未发表过的版本，故事主线不变，长度则增加了两万有余，我得以进一步丰富故事细节，放在本文集里也算一个留念。令人高兴的是，《云雾》的意大利语版已于去年末问世，《月见潮》的英译正在进行中，即将在英国发表，《失乐园》则已被译成德语并制作成有声书。整本书可以说是我科幻创作生涯的一个小结，体现了我截至目前为止各个阶段的创作特征。

一路走来，我对于文学和科幻的理解也在不断演化。人生阅历和生命体验对于散文创作的影响或许更为直接和即时，但这些经验被内化之后，势必也将体现在小说创作之中。科幻是具有探索性和创新性的文类，我期待找到适合自己的、兼顾文学与科幻的道路，也期待能够在这样的方向上不断尝试和冒险。